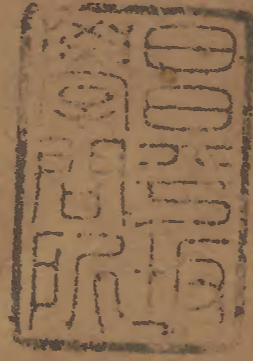


通鑑總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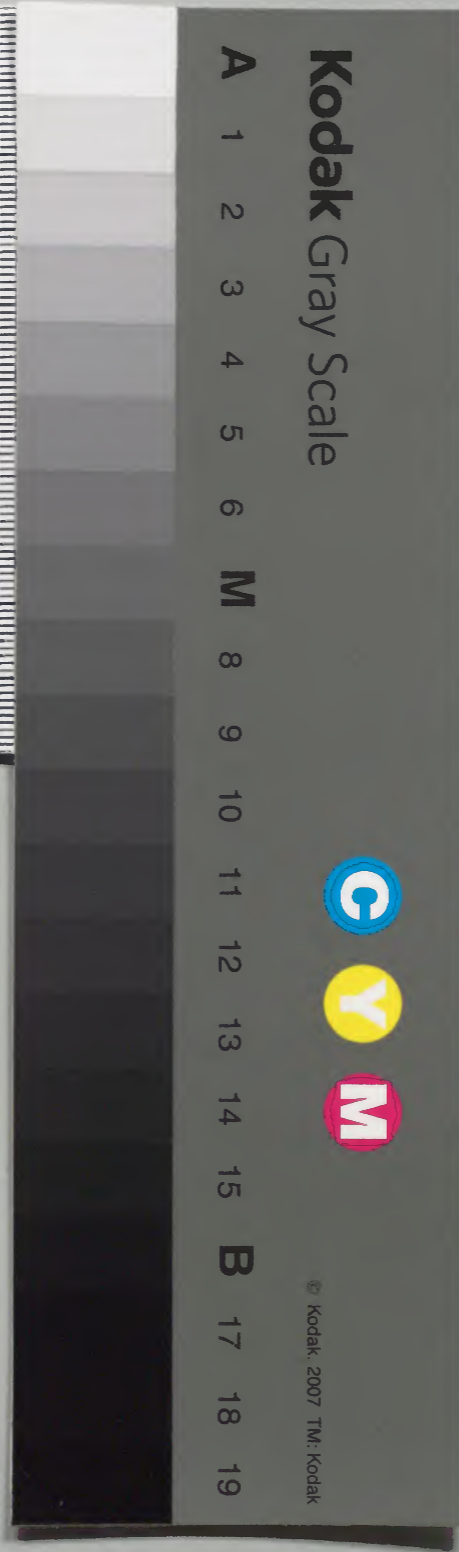
三



			九	漢
			〇	書
			二	門
			九	
二〇	二〇	二〇	二〇	
〇	〇	〇	〇	
冊	架	函	號	類

庫文閣內			
二〇	九〇		漢
〇	〇		書
二	二		
三	〇		
架	冊	號	類

內閣文庫		
番號	漢	9029
冊數	20	(3)
函號	290	115



通鑑總類卷第三

贈諡門

晉明帝贈周札衛尉

淺草文庫



年。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顛虞望郭璞王澄等官。
周札故吏為札訟冤。尚書卞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。
不當贈諡。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。敦姦逆未彰。自臣等有識。
以上皆所未悟。與札無異。既悟其姦。札便以身許國。尋取梟。
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。郗鑒以為周戴死節。周札延寇。事異。
賞均。何以勸沮。如司徒議。謂往年有識以上。皆與札無異。則。
譙王周戴皆應受責。何贈諡之有。今三臣既褒。則札宜受貶。
明矣。導曰。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。同皆人臣之節也。鑿。

晉書

通鑑總類卷第三

貝詩甲
曰。敦之逆謀。履霜日久。緣札開門。令王師不振。若敦前者之舉。義同桓文。則先帝可爲幽厲邪。然卒用導議。贈札衛尉。

范弘之論殷浩桓温

太元十六年。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。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。因叙桓温不臣之迹。是時桓氏猶盛。王珣温之故吏也。以爲温廢昏立明。有忠貞之節。黜弘之爲餘杭令。

齊王儉諡文獻

永明七年。王儉卒。王晏旣領選。權行臺閣。與儉頗不平。禮官欲依王導。諡儉爲文獻。晏啓上曰。導乃得此諡。但宋氏以來。不加異姓。出謂親人曰。平頭憲事已行矣。

北魏鄭羲諡文靈

十年。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昏姻。冲引爲中書令。出爲西兗州刺史。在州貪鄙。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。徵爲祕書監。及卒。尚書奏諡曰宣。詔曰。蓋棺定諡。激揚清濁。故何曾雖孝。良史載其繆醜。賈充有勞。直士謂之荒公。羲雖宿有文業。而治闕廉清。尚書何乃情遺至公。愆違明典。依諡法博聞多見。曰文。不勤成名。曰靈。可贈以本官。加諡文靈。

唐許敬宗諡曰繆

咸亨三年。秋八月壬午。許敬宗卒。袁思古議。敬宗弃長子於荒徼。嫁少女於夷貊。案諡法。名與實爽。曰繆。請諡爲繆。敬宗孫彦伯訟。思古與許氏有怨。請改諡。王福時議。以爲諡者得失一朝。榮辱千載。若嫌隙有實。當據法推繩。如其不然。義不

可奪。戴至德謂福時曰：高陽公任遇如是，何以謚之？爲繆。對曰：昔晉司空何曾，既忠且孝，徒以日食萬錢，秦秀謚之曰繆。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，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，謚之曰繆，無負許氏矣。詔集五品已上更議。陽思敬議：按謚法，既過能改，曰恭。請謚曰恭。詔從之。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，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，多納其貨，故思古議及之。

韋湊議太子重俊謚

景雲元年，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。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，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。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，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。太子據鞍督兵自若，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，太子方逃竄，擢使宿衛不守，其爲禍也胡可忍言。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：幾不與卿等相見，其危如此。今聖朝禮葬，謚爲節愍，臣竊惑之。夫臣子之禮，過廟必下，過位必趨。漢成帝之爲太子，不敢絕馳道，而重俊稱兵宮內，跨馬御前，無禮甚矣。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，則興兵以誅奸臣而尊君父，可也。今欲自取之，是與三思競爲逆也。又足嘉乎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，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，大義未絕，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，是脅父廢母也，庸可乎？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，發憤殺充，雖興兵交戰，非圍逼君父也。兵敗而死，及其孫爲天子，始得改葬，猶謚曰戾。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？臣恐後之亂臣賊子，得引以爲比，開悖逆之原，非所以彰善癉惡也。請改其謚。多祚等從重俊興兵，不爲無

罪。陛下今宥之可也。名之爲雪亦所未安。睿宗甚然其言。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。不爲追改。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。

南唐張伯論太子弘冀諡

周世宗顯德六年。唐太子弘冀卒。有司引浙西之功。諡曰武宣。張洎上言。太子之德。主於孝敬。今諡以武功。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。乃更諡曰文獻。

尊號門

秦始皇更號曰皇帝

二十六年。王初并天下。自以爲德兼三皇。功過五帝。乃更號曰皇帝。命爲制。令爲詔。自稱曰朕。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。制曰死而以行爲諡。則是子議父。臣議君也。甚無謂。自今以來。除諡灑。朕爲始皇帝。後世以計數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。傳之無窮。

唐顏真卿請祖宗皆從初諡

大曆十四年。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。上言。上元中。政在宮壺。始增祖宗之諡。玄宗末。奸臣竊命。累聖之諡。有加至十二字者。按周之文武。言文不稱武。言武不稱文。豈聖德所不優。

乎。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。故謚多不爲褒，少不爲貶。今累聖謚號太廣，有踰古制。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。睿宗曰聖真皇帝，玄宗曰孝明皇帝，肅宗曰宣皇帝，以省文尚質。正名敦本。代宗命百官集議，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。獨兵部侍郎袁儻官以兵進，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，不可輕改。事遂寢。不知陵中玉冊所刻，乃初謚也。

陸贄請黜舊號

建中四年，術者上言國家厄運，宜有變更以應時數。羣臣請更加尊號一、二字。上以問陸贄。贄上奏以爲不可。其略曰：尊號之興，本非古制。行於安泰之日，已累謙沖。襲乎喪亂之時，尤傷事體。又曰：嬴秦德衰，兼皇與帝，始總稱之。流及後代，昏僻之君，乃有聖劉、天元之號。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，損之有謙，光稽古之善。崇之獲矜，能納諂之譏。又曰：必也俯稽術數，須有變更。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，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。德宗納其言，但改年號而已。

皇甫鏞欲增孝德字

元和十四年，初羣臣議上尊號。皇甫鏞欲增孝德字。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：言聖則孝在其中矣。鏞譖羣於憲宗曰：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。憲宗怒。

韋溫請辭尊號

大和六年，詔以水旱降繫囚。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。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，恐非崇飾徽稱之

時文宗善之辭不受。

南唐李昇不受尊號

晉高祖天福四年。唐羣臣江王知證等。累表請唐主復姓李。立唐宗廟。唐主許之。羣臣又請上尊號。唐主曰。尊號虛美。且非古。遂不受。其後子孫皆踵其法。不受尊號。又不以外戚輔政。宦者不得預事。皆它國所不及也。

僭號門

東晉王始自稱太平皇帝

元興二年。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。自稱太平皇帝。署置公卿。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。臨刑。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。始曰。太上皇蒙塵于外。征東征西。爲亂兵所害。其妻怒之曰。君正坐此口。柰何尚爾。始曰。皇后不知。自古豈有不亡之國。朕則崩矣。終不改號。

栢玄卽帝位

詔楚王栢玄行天子禮樂。妃爲王后。世子爲太子。卞範之爲禪詔。使臨川王寶通安帝書之。安帝臨軒。遣司徒王謐奉璽。綬禪位于楚。安帝出居永安宮。百官詣姑孰勸進。玄築壇於

九井山北。卽皇帝位。冊文多非薄。晉室或諫之。玄曰。揖讓之文。正可陳之於下民耳。豈可欺上帝乎。大赦。改元永始。玄入建康宮。登御坐。而床忽陷。羣下失色。殷仲文曰。將由聖德深厚。地不能載。玄大悅。

宋王渾自號楚王

孝建二年。雍州刺史王渾。與左右作檄文。自號楚王。改元永光。備置百官。以爲戲笑。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。武帝廢渾爲庶人。徙始安郡。武帝遣負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責渾。因逼令自殺。時年十七。

鄧琬上尊號於晉安王

泰始二年。鄧琬稱說符瑞。詐稱受路太后璽書。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。子勛卽皇帝位於尋陽。改元義嘉。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。自餘將佐及諸州郡。除官進爵號。各有差。

唐天后以唐爲周

天授元年。侍御史傅遊藝。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。詣闕上表。請改國號曰周。賜皇帝姓武氏。天后不許。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。遠近百姓。四夷酋長。沙門道士。合六萬餘人。俱上表如遊藝所請。皇帝亦上表。自請賜姓武氏。羣臣上言。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。還集左臺梧桐之上。又之飛東南去。及赤雀數萬集朝堂。天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。御則天樓赦天下。以唐爲周。以皇帝爲皇嗣。賜姓武氏。立武氏七廟于神都。

董昌集將佐議稱帝

乾寧二年。董昌將稱帝。集將佐議之。節度副使黃碣曰。今唐室雖微。天人未厭。齊桓晉文。皆翼戴周室。以成霸業。大王與於畎畝。受朝廷厚恩。位至將相。富貴極矣。柰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。碣寧死為忠臣。不生為叛逆。昌怒以為惑眾。斬之。投其首於廁中。罵之曰。奴賊負我好聖明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。并殺其家八十口。同坎瘞之。又問會稽令吳鐐。對曰。大王不為真諸侯。以傳子孫。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。昌亦族誅之。又謂山陰令張遜曰。汝有能政。吾深知之。俟吾為帝。命汝知御史臺。遜曰。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。榮貴近二十年。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。浙東僻處海隅。巡屬雖有六州。大王若稱帝。彼必不從。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。昌又殺之。謂人曰。無此三人者。則人莫我違矣。昌被袞冕。登子城門樓。即皇帝位。悉陳瑞物於庭。以示眾。

蜀王請各置一方

後梁開平元年。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。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。稱天祐。西川稱天復。年號餘皆稟梁正朔。稱臣奉貢。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。欲與岐王晉王會兵。興復唐室。卒無應者。蜀王乃謀稱帝。下教諭統內吏民。又遺晉王書云。請各帝一方。俟朱溫既平。乃訪唐宗室立之。退歸藩服。晉王復書不許。曰。誓於此生。靡敢失節。岐王御軍無紀律。及聞唐亡。以兵羸地蹙。不敢稱帝。但開岐王府。置百官。名其所居為宮殿。妻稱皇后。將吏上書稱牋表。鞭扇號令。多擬帝者。

蜀王議稱帝

蜀王會將佐議稱帝。皆曰：大王雖忠於唐，唐已亡矣。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。馮涓獨獻議，請以蜀王稱制。曰：朝興則未爽，稱臣賊在則不同。為惡王不從，涓杜門不出。王即皇帝位，國號大蜀。

燕王守光欲自帝

乾化二年，燕王守光嘗衣赭袍。顧謂將吏曰：今天下大亂，英雄角逐，吾兵彊地險，亦欲自帝，何如？孫鶴曰：今內難新平，公私困竭，太原窺吾西，契丹伺吾北，遽謀自帝，未見其可。大王但養士愛民，訓兵積穀，德政既修，四方自服矣。守光不悅，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。趙王鎔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

光為尚書令。尚父守光不寤，以為六鎮實畏已，益驕。乃具表其狀曰：晉王等推臣。臣荷陛下厚恩，未之敢受。竊思其宜，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，則弁鎮不足平矣。太祖亦知其狂愚，乃以守光為河北道採訪使，遣閣門使王瞳受旨。史彥羣冊命之。守光命僚屬草尚父採訪使受冊儀，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。守光視之，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。對曰：尚父雖貴，人臣也。安有郊天改元者乎？守光怒，投之於地，曰：我地方二千里，帶甲三十萬，直作河北天子，誰能禁我？尚父何足為哉！命趣具即帝位之儀。守光將稱帝，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。守光乃置斧質於庭，曰：敢諫者斬。孫鶴曰：滄州之破，鶴分當死。蒙王生全以至今日，敢愛死而忘恩乎？竊以為今日之帝，未

可也。守光怒。伏諸質上。令軍士舁而噉之。鶴呼曰。百日之外。必有急兵。守光命以土窒其口。寸斬之。守光卽皇帝位。國號大燕。改元應天。受冊之日。契丹陷平州。燕人驚擾。

晉王斬劉守光

三年。晉王以練新劉仁恭父子。凱歌入于晉陽。獻于太廟。自臨斬劉守光。守光曰。守光善騎射。王欲成霸業。何不留之。使自効。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。皇帝事已如此。生亦何益。妾請先死。卽伸頸就戮。守光至死。號泣哀祈不已。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。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。然後斬之。

劉巖表求封南越王

貞明元年。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。而已獨爲南平王。表求封南越王。及加都統。均王不許。巖謂僚屬曰。今中國紛紛。孰爲天子。安能梯航萬里。遠事僞庭乎。自是貢使遂絕。

吳巖可求說徐溫建吳國

四年。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。說吳王曰。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。雖有都統之名。不足相臨制。請建吳國稱帝而治。王不許。巖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。知誥與駱知祥謀。出可求爲楚州刺史。可求旣受命。至金陵見溫。說之曰。吾奉唐正朔。常以興復爲辭。今朱李方爭。朱氏日衰。李氏日熾。一旦李氏有天下。吾能北面爲之臣乎。不若先

建吳國以繫民望。溫大悅。復留可求參總庶政。使草具禮儀。知誥知可求不可去。乃以女妻其子續。

吳王皆用天子禮

五年。吳徐溫帥將吏藩鎮。請吳王稱帝。吳王卽吳國王位。大赦。改元武義。建宗廟社稷。置百官。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。

後唐王延翰自稱大閩國王

天成元年。昭武節度使王延翰。驕淫殘暴。自稱大閩國王。立宮殿。置百官。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。群下稱之曰殿下。赦境內。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。

楚王殷始建國

二年。冊禮使至長沙。楚王殷始建國。立宮殿。置百官。皆如天子。或微更其名。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。知制誥曰知辭制。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。羣下稱之曰殿下。令曰教。以姚彥章爲左丞相。許德勳爲右丞相。李鐸爲司徒。崔頴爲司空。拓跋恒爲僕射。張彥瑤。張迎。判機要司。然管內官屬皆稱攝。惟朗桂節度使先除。後請命。

孟知祥并東川據全蜀

長興三年。董璋之起兵。攻孟知祥也。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。范延光言於明宗曰。若兩川併於一賊。撫衆守險。則取之益難。宜及其交爭。早圖之。明宗命思同以興元之兵。密規進取。未幾。聞璋敗死。延光曰。知祥雖據全蜀。然士卒皆東方人。知祥恐其思歸爲變。亦欲倚朝廷之重。以威其衆。陛下

不屈意撫之。彼則無從自新。明宗曰。知祥吾故人。爲人離間。至此。何屈意之有。乃遣供奉官李存環。賜知祥詔曰。董璋。狐狼。自貽族滅。卿丘園親戚。皆保安全。所宜成家世之。美名。守君臣之大節。

孟知祥請爲蜀王

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。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。行墨制。仍自求旌節。昊曰。比者諸將攻取方鎮。卽有其地。今又自求朝廷節鉞。及明公封爵。然則輕重之權。皆在羣下矣。借使明公自請。豈不可邪。知祥大悟。更令昊爲已草表。請行墨制。補兩川刺史。已下。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。

閩王託龍見以卽帝位

四年。閩人有言。真封宅龍見者。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。遂詣寶皇宮受冊。備儀衛入府。卽皇帝位。國號大閩。大赦。改元龍啓。更名璘。追尊父祖立五廟。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。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。並同平章事。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。唐冊禮使裴傑。程侃。適至海門。閩王以傑爲如京使。侃固求北還。不許。閩王自以國小地僻。常謹事四鄰。由是境內差安。

孟知祥袞冕車服擬王者

明宗以工部尚書盧文紀。禮部郎中呂琦。爲蜀王冊禮使。并賜蜀王一品朝服。知祥自作九旒冕。九章衣。車服旌旗皆擬僭號門。

王者文紀等至成都。知祥服衮冕備儀衛。詣驛降階北面受冊。升玉輅至府門。乘步輦而歸。

閩李仁達立雪峯寺僧爲帝

後晉開運二年。初光州人李仁達。仕閩爲元從指揮使。十五年不遷職。閩主曦之世。叛奔建州。閩主延政以爲將。及朱文進弒曦。復叛奔福州。陳取建州之策。王繼昌暗弱嗜酒。不恤將士。將士多怨。仁達潛入福州。說黃仁諷曰。今唐兵乘勝建州。孤危富沙王不能保。建州安能保福州。昔王潮兄弟。光山布衣耳。取福建如反掌。况吾輩乘此機會。自圖富貴。何患不如彼乎。仁諷然之。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。殺繼昌。仁達欲自立。恐衆心未服。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。乃言此僧目重瞳子。手垂過膝。眞天子也。相與迎之。立以爲帝。解去衲衣。被以衮冕。帥將吏北面拜之。然猶稱天福十年。遣使奉表稱藩于晉。延政聞之。族黃仁諷家。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。會漳泉兵討巖明。

蕭翰立唐明宗子爲帝

後漢天福十二年。初蕭翰聞高祖擁兵而南。欲北歸。恐中國無主必大亂。已不得從容而去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。翰遣高謨翰迎之。矯稱契丹主命。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。召已赴恒州。淑妃從益不得已而出。至大梁。翰立以爲帝。帥諸酋長拜之。百官謁見淑妃。淑妃泣曰。吾母子單弱如此。而爲諸公所推。是禍吾家也。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。

爲從益宿衛。淑妃懼，召大臣謀之曰：「吾母子爲蕭翰所逼，分當滅亡。諸公無罪，宜早迎新主，自求多福。勿以吾母子爲意。衆感其言，皆未忍叛出。或曰：「今集諸營兵不減五千，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，北救必至。」淑妃曰：「吾母子亡國之餘，安敢與人爭天下。不幸至此，死生惟人所裁。若新主見察，當知我無所負。今更爲計畫，則禍及它人，闔城塗炭，終何益乎？」乃用趙遠、翟光、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，遣使奉表稱臣，迎帝請早赴京師。仍出居私第。高祖至洛陽，入居宮中。汴州百官奉表來迎，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，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、淑妃，且死曰：「吾兒爲契丹所立，何罪而死，何不留之。」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。聞者泣下。

僭竊門

後晉安重榮奏請多踰分

天福四年，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，性粗率，恃勇驕暴。每謂人曰：「今世天子，兵彊馬壯，則爲之耳。府廨有幡竿，高數十尺，嘗挾弓矢，謂左右曰：『我能中竿上龍首者，必有天命。』一發中之，以是益自負。高祖之遣重榮代秘瓊也，戒之瓊不受代。當別除汝一鎮，勿以力取，恐爲患滋深。重榮由是以高祖爲怯，謂人曰：『秘瓊匹夫耳，天子尚畏之。況我以將相之重，士馬之衆乎。每所奏請，多踰分，爲執政所可否，意憤憤不快。乃聚亡命，市戰馬，有飛揚之志。高祖知之，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，徙遇爲昭義節度使。」

興廢門

燕申徹謂燕必復建

東晉太和五年。秦王猛攻壺關。楊安攻晉陽。燕主皝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。王猛克壺關。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。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。燕人大震。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。事將何如。胤歎曰。鄴必亡矣。吾屬今茲將爲秦虜。然越得歲而吳伐之。卒受其禍。今福德在燕。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。不過一紀耳。

黃泓謂燕之中興在吳王

燕故太史黃泓歎曰。燕必中興。其在吳王乎。恨吾老不及見耳。汲郡趙秋曰。天道在燕而秦滅之。不及十五年。秦必復爲

燕有慕容桓之子鳳。年十一。陰有復讎之志。鮮卑丁零有氣幹者。皆傾身與之交結。權翼見而謂之曰。兒方以才望自顯。勿效爾父不識天命。鳳厲色曰。先王欲建忠而不遂。此乃人臣之節。君侯之言。豈獎勸將來之義乎。翼改容謝之。言於秦王。堅曰。慕容鳳。抗慨有才器。但狼子野心。恐終不爲人用耳。

蒙塵門

晉懷帝步出西掖門

永嘉五年。苟晞表請遷都倉垣。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。宿衛五百人。穀千斛。迎懷帝。懷帝將從之。公卿猶豫。左右戀資財。遂不果行。既而洛陽饑困。人相食。百官流亡者什八九。懷帝召公卿議。將行而衛從不備。懷帝撫手歎曰。如何曾無車輿。乃使傳祇出詣河陰。治舟楫。朝士數十人導從。懷帝步出西掖門。至銅駝街。爲盜所掠。不得進而還。度支校尉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。之破石時。劫掠得穀麥。獻之。懷帝以爲揚威將軍。平陽太守度支如故。

漢主聰使懷帝著青衣行酒

建興元年。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。使懷帝著青衣行酒。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。因號哭。聰惡之。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。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。懷帝亦遇害。荀崧

曰。懷帝天姿清劭。少著英猷。若遇承平。足爲守文佳主。而繼惠帝擾亂之後。東海專政。故無幽厲之釁。而有流亡之禍矣。

愍帝遇害於平陽

東晉建武元年。漢主聰出畋。以愍帝行車騎將軍。戎服執戟前導。見者指之曰。此故長安天子也。聚而觀之。故老有泣者。太子粲言於聰曰。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。正恐同惡相求。爲患故也。今興兵聚衆者。皆以子業爲名。不如早除之。聰曰。吾前殺庾珉輩。而民心猶如是。吾未忍復殺也。且小觀之。聰饗羣臣于光極殿。使愍帝行酒。洗爵已而更衣。又使之執蓋。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。尚書郎辛賓起抱愍帝大哭。聰命引出斬之。趙固侵漢河東。太子粲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。固揚言曰。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。粲表於聰曰。子業若死。民無所望。則不爲趙固之用。不攻而自滅矣。愍帝遂遇害於平陽。

北魏武帝爲高歡所逼奔長安

梁中大通六年。魏武帝西奔長安。李賢遇武帝于嶠中。高歡入洛陽。舍於永寧寺。遣領軍婁昭等追武帝。高敖曹帥勁騎追武帝至陝西不及。武帝鞭馬長驚。糗糒乏絕。三二日間。從官唯飲澗水。至湖城。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武帝。武帝悅。復一村十年。至稠桑。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。從官

始解飢渴。丞相歡集百官謂曰。爲臣奉主。匡救危亂。若處不諫爭。出不陪從。緩則耽寵爭榮。急則委之逃竄。臣節安在。衆莫能對。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。主上與近習圖事。雄等不得預聞。及乘輿西幸。若卽追隨。恐跡同佞黨。留待大王。又以不從蒙責。雄等進退無所逃罪。歡曰。卿等備位大臣。當以身報國。羣佞用事。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。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。罪欲何歸。乃收雄等皆殺之。

唐田令孜奉僖宗出奔

廣明元年。以王徽爲戶部侍郎。裴澈爲工部侍郎。金同平章事。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。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。恐天子責已。乃歸罪於攜而貶之。薦徽澈爲相。是夕攜飲藥死。百官退朝。聞亂兵入城。布路竄匿。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僖宗自金光門出。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。百官皆莫知之。僖宗奔馳晝夜不息。從官多不能及。車駕旣去。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。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。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。巢乘金裝肩輿。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。衣錦繡。執兵以從。甲騎如流。輜重塞塗。千里絡繹不絕。民夾道聚觀。尚讓歷諭之曰。黃王起兵本爲百姓。非如李氏。不愛汝曹。汝但安居。毋恐。巢館于田令孜第。居數日。各出大掠。焚市肆。殺人滿街。巢不能禁。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。

韓全誨逼昭宗幸鳳翔

天復元年。韓全誨等陳兵殿前。言於昭宗曰。朱全忠以大兵逼京師。欲劫天子。幸洛陽。求傳禪。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。收兵拒之。昭宗不許。杖劍登乞巧樓。全誨等逼昭宗下樓。昭宗行纔及壽春殿。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。是日冬至。昭宗獨坐思政殿。翹一足。一足蹋闌。于庭無羣臣。旁無侍者。頃之。不得已。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。皆上馬。慟哭聲不絕。出門回顧禁中。火已赫然。是夕宿鄠縣。是時京師無天子。行在無宰相。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。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。又使王溥至赤水。見全忠計事。全忠復書曰。進則懼脅君之謗。退則懷負國之慙。然不敢不勉。

朱全忠欲迎扈還宮

朱全忠至鳳翔。軍於城東。李茂貞登城謂曰。天子避灾。非臣下無禮。讒人誤公至此。全忠報曰。韓全誨劫遷天子。今來問罪。迎扈還宮。岐王苟不預謀。何煩陳諭。昭宗屢詔全忠還鎮。全忠乃拜表奉辭。移兵北趣邠州。

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

天祐元年。初。昭宗在華州。朱全忠屢表請昭宗遷都洛陽。昭宗雖不許。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。昭宗御延喜樓。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。請昭宗遷都洛陽。及下樓。裴樞已得全忠移書。促百官東行。驅徙士民。號哭滿路。罵曰。賊臣崔胤。召朱溫來。傾覆社稷。使我曹流離至此。老幼纏屬。月餘不絕。車駕發長安。全忠以其將張廷

範爲御營使。毀長安宮室百司。及民間廬舍。取其材浮渭。沿河而下。長安自是遂丘墟矣。車駕至華州。民夾道呼萬歲。昭宗泣謂曰。勿呼萬歲。朕不復爲汝主也。館於興德宮。謂侍臣曰。鄙語云。紇干山頭凍殺雀。何不飛去。生處樂。朕今漂泊。不知竟落何所。因泣下沾襟。左右莫能仰視。全忠自河中來朝。昭宗延全忠入寢室。見何后。后泣曰。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。

後唐閔帝爲潞王所逼奔魏州

清泰元年。閔帝聞潞王至陝。憂駭不知所爲。欲奔魏州。閔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。馮道等入朝。及端門。聞閔帝已北走。道及劉昫欲歸。李愚曰。天子之出。吾輩不預謀。今太后在宮。吾輩當至中書。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。然後歸第。人臣之義也。道曰。王上失守社稷。人臣惟君是奉。無君而入宮城。恐非所宜。中書舍人盧導至。馮道曰。俟舍人久矣。所急者。勸進文書。宜速具草。導曰。安有天子在外。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。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。進名問安。取太后進止。則去就善矣。閔帝至衛州。東數里。遇石敬瑭。閔帝大喜。問以社稷大計。敬瑭曰。衛州刺史王弘贇。宿將習事。請與圖之。乃往見弘贇。問之。弘贇曰。前代天子播遷多矣。然皆有將相待衛。府庫法物。使羣下有所瞻仰。今皆無之。獨以五十騎自隨。雖有忠義之心。將若之何。敬瑭還。以弘贇之言告。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。前責敬瑭曰。公明宗愛壻。富貴相與共之。憂患亦宜相恤。今

天子播越委計於公。冀圖興復。乃以此四者爲辭。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。守榮抽佩刀欲刺之。敬瑭親將陳暉救之。守榮與暉鬪死。洪進亦自刎。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。盡殺帝左右及從騎。獨置閔帝而去。

契丹北遷晉齊王

後漢天福十二年。契丹以晉齊王爲負義侯。置於黃龍府。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。聞重貴不用母命。以至於此。可求自便。勿與俱行。太后曰。重貴事妾甚謹。所失者違先君之志。絕兩國之歡耳。今幸蒙大恩。全生保家。母不隨子。欲何所歸。契丹遷晉齊王及其家人於封禪寺。遣崔廷勳以兵守之。時雨雪連旬。外無供億。上下凍餒。太后使人謂寺僧曰。吾嘗於此飯僧數萬。今日獨無一人相念。邪。僧辭以虜意難測。不敢獻食。晉齊王陰祈守者。乃稍得食。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。都城諸門及宮禁門。皆以契丹守衛。契丹主謂晉群臣曰。自今不修甲兵。不市戰馬。輕賦省役。天下太平矣。

晉齊王不勝屈辱

晉齊王既出塞。契丹無復供給。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。至錦州。契丹令晉齊王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。晉齊王不勝屈辱。泣曰。薛超誤我。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。欲與晉齊王俱自殺。不果。

契丹取晉王女賜禪奴

乾祐元年。契丹主如遼陽。故晉齊王與太后皇后皆謁見。有

禪奴利者。契丹主之妻兄也。聞晉齊王有女未嫁。詣晉主求之。晉主辭以幼。後數日。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。以賜禪奴。

契丹遷晉主於建州

二年。晉李太后詣契丹主。請依漢人城寨之側。給田以耕。桑自贍。契丹主許之。并晉齊王遷於建州。未至。安太妃卒於路。遺令必焚我骨。南向颺之。庶幾冤魄歸。達於漢。既至建州。得田五十餘頃。晉齊王令從者耕其中。以給食。頃之。述律王遣騎取晉齊王寵姬趙氏聶氏而去。

李太后卧病無醫藥

二年。晉李太后在建州。卧病無醫藥。惟與晉齊王仰天號泣。戟手罵杜重威。李守貞曰。吾死不置汝。

亂世門

晉索靖指宮門銅駝

元康九年。關內戾敦煌索靖。知天下將亂。指洛陽宮門銅駝。歎曰。會見汝在荆棘中耳。

東晉盜賊蠡起

隆安三年。自安帝卽位以來。內外乖異。石頭以南。皆爲荆江所據。以西皆豫州所專。京口及江北。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。朝政所行。惟三吳而已。及孫恩作亂。八郡皆爲恩有。畿內諸縣。盜賊處處蠡起。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。人情危懼。常慮竊發。於是內外戒嚴。

桓玄陵侮朝廷

元興元年。太尉栢玄出屯姑孰。辭錄尚書事。詔許之。而大政皆就諮焉。小事則決於尚書。令栢謙及卞範之。自隆安以來。中外之人厭於禍亂。及玄初至。黜姦佞。擢雋賢。京師欣然。冀得少安。既而玄奢豪縱逸。政令無常。朋黨互起。陵侮朝廷。裁損乘輿供奉之具。安帝幾不免飢寒。由是衆心失望。三吳大饑。戶口減半。會稽減什三四。臨海永嘉殆盡。富室皆衣羅紈。懷金玉。閉門相守餓死。

北魏爾朱榮縱兵殺朝士

梁大通二年。爾朱榮召百官奉璽綬。備法駕。迎敬宗於河橋。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於河。費穆密說榮曰。公士馬不出萬人。今長驅向洛。既無戰勝之威。羣情素不厭服。若不大行誅罰。更樹親黨。恐公還北之日。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。榮謂所親慕容紹宗曰。洛中人士繁盛。驕侈成俗。不加芟翦。終難制馭。吾欲因百官出迎。悉誅之。何如。紹宗曰。太后荒淫失道。嬖倖弄權。殺亂四海。故明公興義兵。以清朝廷。今無故殲夷名士。不分忠佞。恐大失天下之望。非長策也。榮不聽。乃請敬宗循河西至陶渚。百官既集。列胡騎圍之。責以天下喪亂。肅宗暴崩。皆由朝臣貪虐。不能匡弼。因縱兵殺之。自丞相王雍以下。死者二千餘人。有朝士百餘人。後至。榮復以胡騎圍之。令曰。有能爲禪文者。免死。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。遂使爲之。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。爾朱氏興。皆稱萬歲。榮又遣人遷敬宗於河橋。置之幕下。敬宗憂憤無計。使人諭旨於榮曰。帝

王迭興盛衰無常。今四方瓦解。將軍奮袂而起。所向無前。此乃天意。非人力也。我本相投。志在全生。豈敢妄希天位。將軍見逼。以至於此。若天命有歸。將軍宜時正尊號。若推而不居。存魏社稷。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。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。賀拔岳進曰。將軍首舉義兵。志除姦逆。大勳未立。遽有此謀。正可速禍。未見其福。榮乃深自愧悔曰。過誤若是。唯當以死謝朝廷。

江南連年旱蝗

大寶元年。侯景請文帝幸西州。文帝御素輦。侍衛四百餘人。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。文帝聞絲竹。悽然泣下。命景起舞。景亦請文帝起舞。逮夜乃罷。時江南連年旱蝗。江楊尤甚。百姓流亡。相與入山谷江湖。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。所在皆盡。死者蔽野。富室無食。皆鳥面鵠形。衣羅綺。懷金玉。俯伏牀帷。待命聽終。千里絕煙。人迹罕見。白骨成聚如丘隴焉。景性殘酷。於石頭立大碓。有犯法者擣殺之。常戒諸將曰。破柵平城。當淨殺之。使天下知吾威名。故諸將每戰勝。專以焚掠為事。斬刈人如草芥。以資戲笑。由是百姓雖死。終不附之。

唐太宗以梁武帝元帝為戒

貞觀二年。太宗曰。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。侯景之亂。百官不能乘馬。元帝為周師所圍。猶講老子。百官戎服以聽。此深足為戒。朕所好者。唯堯舜周孔之道。以為如鳥有翼。如魚有水。失之則死。不可暫無耳。

楊國忠勸明皇幸蜀

至德元載。潼關既敗。於是所在守兵皆散。明皇召宰相謀之。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。明皇然之。黎明獨與貴妃姊妹。皇子妃主皇孫。楊國忠。韋見素。魏方進。陳玄禮。及親近宦官。宮人出延秋門。過左藏。楊國忠請焚之。曰。無爲賊守。明皇愀然曰。賊來不得。必更歛於百姓。不如與之。無重困吾赤子。中外擾攘。不知明皇所之。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。細民爭入宮禁。及王公第舍。盜取金寶。或乘驢上殿。又焚左藏大盈庫。過便橋。楊國忠使人焚橋。明皇曰。士庶各避賊求生。柰何絕其路。留內侍監高力士。使撲滅乃來。時至咸陽。日向中。明皇猶未食。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。於是民爭獻糲飯。雜以麥豆。

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。須臾而盡。猶未能飽。衆皆哭。明皇亦掩泣。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。祿山包藏禍心。固非一日。亦有詣闕告其謀者。陛下往往誅之。使得逞其姦逆。致陛下播越。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。以廣聰明。蓋爲此也。臣猶記宋璟爲相。數進直言。天下賴以安平。自頃以來。在廷之臣。以言爲諱。惟阿諛取容。是以闕門之外。陛下皆不得而知。草野之臣。必知有今日久矣。但九重嚴邃。區區之心。無路上達。事不至此。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。明皇曰。此朕之不明。悔無所及。慰諭而遣之。至馬嵬驛。將士飢疲。皆憤怒。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。欲誅之。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。遮國忠馬。訴以無食。國忠未及對。軍士呼曰。國忠與胡虜謀反。追殺之。屠割支

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。軍士圍驛。明皇聞誼。譁問外何事。左右以國忠反對。明皇杖屨出驛門。慰勞軍士。令收隊。軍士不應。明皇使高力士問之。玄禮對曰。國忠謀反。貴妃不宜供奉。願陛下割恩正法。明皇曰。貴妃常居深宮。安知國忠反謀。高力士曰。貴妃誠無罪。然將士已殺國忠。而貴妃在陛下左右。豈敢自安。願陛下審思之。將士安。則陛下安矣。明皇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。縊殺之。輿尸寘驛庭。召玄禮等入視之。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。

涇原兵叛

建中四年。德宗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。軍士冒雨寒甚。多攜子弟而來。冀得厚賜。遺其家既至。一無所賜。發至澶水。詔京兆尹王翊犒師。惟糲食菜餒。衆怒。蹴而覆之。因揚言曰。吾輩將死於敵。而食且不飽。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。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。不如相與取之。乃擐甲張旗鼓。還趣京城。令言入辭。尚在禁中。聞之。馳至長樂阪。遇之。軍士擁令言而西。百姓狼狽駭走。賊大呼告之曰。汝曹勿恐。不奪汝商貨。僦質矣。不稅汝間架陌錢矣。初。神策軍使白志貞。掌召募禁兵。東征死亡者。志貞皆隱不以聞。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。名在軍籍。受給賜。而身居市廛。爲販鬻。司農卿段秀實上言。禁兵不精。其數全少。卒有患難。將何待之。不聽。至是。德宗召禁兵以禦賊。竟無一人至者。賊已斬關而入。德宗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。

自苑北門出後宮。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。

盜擊李石於坊門

開成三年。李石入朝。中塗有盜射之。微傷。左右奔散。石馬驚馳歸第。又有盜邀擊於坊門。斷其馬尾。僅而得免。文宗聞之大驚。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。敕中外捕盜甚急。竟無所獲。時百官入朝者。九人而已。京城數日方安。李石承甘露之亂。人情危懼。宦官恣橫。忘身徇國。故紀綱粗立。仇士良深惡之。潛遣盜殺之。不果。石懼。累表稱疾辭位。文宗深知其故。而無如之何。以石同平章事。充荆南節度使。

後唐莊宗滅梁

同光元年。王彥章敗卒至大梁。告以彥章就擒。唐軍長驅且至者。梁主聚族哭曰。運祚盡矣。召羣臣問策。皆莫能對。敬翔泣曰。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。陛下必不聽從。欲請陛下出奇合戰。陛下必不果決。雖使良平更生。誰能爲陛下計者。臣願先賜死。不忍見宗廟之亡也。唐師將至。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。并皇弟賀王友雍。建王友徽。盡殺之。詔促段凝軍。旣辭。皆亡匿。或請幸洛陽。收集諸軍以拒唐。或請幸段凝軍。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。凝本非將材。官由幸進。今危窘之際。望其臨機制勝。轉敗爲功。難矣。趙巖曰。事勢如此。一下此樓。誰心可保。梁主乃止。但日夜涕泣。不知所爲。置傳國寶於卧内。忽失之。已爲左右竊之。迎唐軍矣。或告唐軍已過曹州。塵埃漲天。趙巖遂奔許州。梁主謂皇甫麟曰。李氏吾世讎。理難降。

首不可俟彼刀鋸。吾不能自裁。卿可斷吾首。麟泣曰。臣爲陛下揮劍死。唐軍則可矣。不敢奉此詔。梁主曰。卿欲賣我邪。麟遂弑梁主。因自殺。梁主爲人溫恭儉約。無荒淫之失。但寵信趙張使。擅威福。踈弃敬李舊臣。不用其言。以至於亡。

莊宗逼於亂兵而死

天成元年。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。欲奉之以作亂。帥所部兵。自營中露刃大呼。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。莊宗方食。聞變。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。亂兵焚興教門。緣城而入。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。獨李彥卿。何福進。王全斌等十餘人。力戰。俄而莊宗爲流矢所中。鷹坊人善友扶莊宗自門樓下。至絳霄殿廡下。抽矢。渴。薄求水。皇后不自省視。遣

宦者進酪。須臾。莊宗殂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。左右皆散。善友歛廡下樂器。覆帝尸而焚之。朱守殷入宮。選宮人三十餘人。各令自取樂器珍玩。內於其家。於是諸軍大掠都城。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。聞之。慟哭。謂諸將曰。主上素得士心。正爲群小蔽惑。致此。今吾將安歸乎。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。以京城大亂。諸軍焚掠不已。願亟來救之。嗣源入洛陽。止于私第。禁焚掠。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。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。嗣源面諭之曰。吾奉詔討賊。不幸部曲叛散。欲入朝自訴。又爲紹榮所隔。披猖至此。吾本無它心。諸君遽爾見推。殊非相悉。願勿言也。革等固請。嗣源不許。

後晉高祖至河陽。唐潞王登樓自焚。

天福元年。唐主命指揮使宋審虔等將千餘騎。至白馬阪行戰地。諸將謂審虔曰。何地不可戰。誰肯立於此。乃還。唐主又與四將議。復向河陽。而將校皆已飛狀迎高祖。高祖慮唐主西奔。遣契丹千騎扼澠池。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。雍王重美。及宋審虔等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。皇后積薪欲燒宮室。重美諫曰。新天子至。必不露居。它日重勞民力。死而遺怨。將安用之。乃止。是日晚。高祖入洛陽。止于舊第。唐兵皆解甲待罪。高祖慰而釋之。命劉知遠部署京城。城中肅然。無敢犯令。士民避亂竄匿者。數日皆還。復業。

南唐朱匡業誦羅隱詩

後周顯德四年。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。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。唐主以爲沮衆流。撫州唐王問神衛統軍朱匡業。劉存忠以守禦方略。匡業誦羅隱詩曰。時來天地皆同力。運去英雄不自由。存忠以匡業言爲然。唐主怒。貶匡業撫州副使。流存忠於饒州。既而竟不敢自出。

昏君門

晉惠帝懿駭

元康九年。惠帝為人懿駭。嘗在華林園。聞蝦蟆。謂左右曰。此鳴者為官乎。為私乎。時天下荒饑。百姓餓死。惠帝聞之曰。何不食肉糜。由是權在羣下。政出多門。

宋太后生寧馨兒

大明八年。王太后疾篤。使呼廢帝。帝曰。病人間多鬼。那可往。太后怒。謂侍者取刀來。剖我腹。那得生寧馨兒。

齊東昏侯嬉戲無度

永元元年。東昏侯既誅顯達。益自驕恣。漸出遊走。又不欲人見之。每出先驅。斥所過人家。唯置空宅。尉司擊鼓。蹋圍。鼓聲

所聞便應奔走。不暇衣履。犯禁者應手格殺。常以三四更中。鼓聲四出。光照天。幡戟橫路。士民喧走相隨。老少震驚。啼號塞道。嘗至沈公城。有一婦人臨產。不去。因剖腹視其男女。又嘗至定林寺。有沙門老病不能去。藏草間。命左右射之。百箭俱發。東昏侯有膂力。牽弓至三斛五斗。又好擔幢。白虎幢高七丈五尺。於齒上擔之。折齒不倦。侍衛滿側。逞諸變態。曾無愧色。常著織成袴褶。金薄帽。執七寶稍。急裝縛袴。凌冒雨雪。不避阨。奔馳騁。渴乏輒下馬。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。復上馬馳去。或出郊射雉。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。奔走往來。略不暇息。

北齊顯祖嗜酒狂暴

梁太平元年。齊顯祖之初立也。留心政術。務存簡靖。坦於行。使。又能以法馭下。內外莫不肅然。數年之後。嗜酒淫佚。肆行狂暴。或身自歌舞。盡日通宵。或散髮胡服。雜衣錦綵。或袒露形體。塗傅粉黛。或乘牛驢橐駝白象。不施鞍勒。或令崔季舒。劉桃枝負之而行。擔胡鼓拍之。或盛夏日中暴身。或隆冬去衣馳走。從者不堪。顯祖居之自若。嘗於道上問婦人曰。天子何如。曰。顛顛癡癡。何成天子。顯祖殺之。婁太后以顯祖酒狂。舉杖擊之。曰。如此父。生如此兒。顯祖曰。卽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。大怒。遂不言笑。因是戒酒一旬。又復如初。幸李太后家。以鳴鏑射后母崔氏。罵曰。吾醉時尚不識太后。老婢何事。馬鞭亂擊。一百有餘。雖以楊愔爲宰相。使進廁籌。以馬鞭鞭其

背流血浹袍。嘗欲以小刀斃其腹。又置情於棺中。載以輜車。又嘗持柵走馬。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冑者三。金立不動。乃賜帛千段。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。無罪斬之。作大鑊長鋸。剉碓之屬。陳之於庭。每醉輒手殺人。以爲戲樂。所殺者多。令支解。或焚之於火。或投之於水。又乘馬欲下峻岸。入于漳。趙道德攬轡回之。顯祖怒。將斬之。道德曰。臣死不恨。當於地下啓先帝。論此兒酣酗顛狂。不可教訓。顯祖默然而止。它日謂道德曰。我飲酒過。須痛杖我。道德扶之。顯祖走。道德逐之曰。何物人爲此舉止。典御丞李集面諫。比顯祖於桀紂。顯祖令縛置流中。沈沒久之。復令引出。謂曰。吾何如桀紂。集曰。向來彌不及矣。顯祖又令沈之。引出更問。如此數四。集對如初。顯祖大笑曰。天下有如此癡人。方知龍逢比干。未是俊物。遂釋之。頃之。又被引入見。似有所諫。帝令將出。要斬。其或斬。或赦。莫能測焉。內外憐憐。各懷怨毒。而素能默識彊記。加以嚴斷。群下戰慄。不敢爲非。又能委政揚情。情愍攝機衡。百度修敕。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。政清於下。

陳後主二十惡

禎明二年。隋下詔曰。陳叔寶據手掌之地。恣溪壑之險。劫奪閭閻。資產俱竭。驅逼內外。勞役弗已。窮奢極侈。俾晝作夜。斬直言之客。滅無罪之家。欺天造惡。祭鬼求恩。盛粉黛而執干戈。曳羅綺而呼警蹕。自古昏亂。罕或能比。君子潛逃。小人得志。天災地孽。物怪人妖。衣冠鉗口。道路以目。重以背德違言。

搖蕩疆場。晝伏夜遊。鼠竊狗盜。天之所覆。無非朕臣。每關聽覽。有懷傷惻。可出師授律。應機誅殄。在斯一舉。未清吳越。又送璽書。暴帝二十惡。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。遍諭江外。

隋文帝歎陳後主以詩酒取敗

開皇十四年。陳叔寶從文帝登邗山。侍飲。賦詩曰。日月光天德。山河壯帝居。太平無以報。願上東封書。并表請封禪。文帝優詔荅之。它日復侍宴。及出。文帝目之曰。此敗豈不由酒。以作詩之功。何如思安時事。當賀若弼度京口。彼人密啓告急。叔寶飲酒。遂不之省。高頴至日。猶見啓在牀下。未開封。此誠可笑。蓋天亡之也。

煬帝荒淫縱酒

唐武德元年。隋煬帝至江都。荒淫益甚。宮中爲百餘房。各盛供張。實以美人。日令一房爲主人。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。煬帝與蕭后及辛姬。歷就宴。飲酒卮不離口。從姬千餘人。亦常醉。然煬帝見天下危亂。意亦擾擾不自安。退朝。則幅巾短衣。策杖步遊。徧歷臺館。非夜不止。汲汲顧景。唯恐不足。煬帝自曉占候卜相。好爲吳語。常夜置酒。仰視天文。謂蕭后曰。外間大有人圖儂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。卿不失爲沈后。且共樂飲耳。因引滿沈醉。又嘗引鏡自照。顧謂蕭后曰。好頭頸。誰當斫之。后驚問故。煬帝笑曰。貴賤苦樂。更迭爲之。亦復何傷。煬帝見中原已亂。無心北歸。欲都丹陽。保據江東。命群臣廷議之。李桐客曰。江東卑濕。土地險狹。內奉萬乘。外給三軍。民

不堪命。恐亦將散亂耳。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。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。陛下過江。撫而臨之。此大禹之事也。乃命治丹陽宮。將徙都之。

唐文宗飲醇酒求醉

開成元年。文宗自甘露之變。意忽忽不樂。兩軍毬鞠之會。什減六七。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。未嘗解顏。閑居或徘徊眺望。或獨語歎息。文宗於延英謂宰相曰。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。則不免愁。對曰。爲理者不可以速成。文宗曰。朕每讀書。耻爲凡主。李石曰。方今內外之臣。其間小人尚多疑阻。願陛下更以寬御之。彼有公清奉法。如劉弘逸薛季稜者。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。文宗復謂宰相曰。我與卿等論天下事。有勢未得行者。退但飲醇酒求醉耳。對曰。此皆臣等之罪也。

侯昌業因諫賜死

廣明元年。左拾遺侯昌業。以盜賊滿關東。而僖宗不親政事。專務遊戲。賞賜無度。田令攷專權無上。天文變異。社稷將危。上疏極諫。僖宗大怒。召昌業至內侍省。賜死。

僖宗濫殺黃巢姬妾

中和四年。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。并姬妾。僖宗御大玄樓受之。宣問姬妾。汝曹皆勳貴子女。世受國恩。何爲從賊。其居首者對曰。狂賊凶逆。國家以百萬之衆。失守宗祧。播遷巴蜀。今陛下以不能拒賊。責一女子。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。僖宗不復問。皆戮之於市。人爭與之酒。其餘皆悲怖昏醉。居首

者獨不飲不泣。至於就刑，神色肅然。

康延孝知梁主暗懦而敗。

後唐同光元年，莊宗引兵屯朝城。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。莊宗屏人問延孝以梁事，對曰：「梁朝地不為狹，兵不為少。然迹其行事，終必敗亡。何則？主既暗懦，趙張兄弟擅權，內結宮掖，外納貨賂，官之高下，唯視賂之多少，不擇才德，不校勲勞，段凝、智勇俱無。一旦居王彥章、霍彥威之右，自將兵以來，專率歛行伍以奉權貴，梁主每出一軍，不能專任將帥，常以近臣監之，進止可否，動為所制。近又聞欲數道出兵，決以十月大舉。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，分則不多，願陛下養勇蓄力，以待其分兵。帥精騎五千，自鄆州直抵大梁，擒其僞主。旬月之間，天下定矣。」莊宗大悅。

蜀主不辨臣下之忠佞

蜀主以韓昭潘在迎，顧在珣為狎客，陪侍遊宴，與宮女雜坐，或為豔歌相唱和，或談嘲謔浪鄙，俚褻慢無所不至。蜀主樂之時，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，恣為威虐，務徇蜀主之欲，以盜其權。宰相王鐸、庾傳素等各保寵祿，無敢規正。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，無使謗國。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，并作歌以諷。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，語極切直。蜀主雖不罪，亦不能用也。蜀主以重陽宴，近臣於宣華苑酒酣，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，流涕不已。韓昭潘在迎曰：「嘉王好酒，悲因諧笑而罷。」

荒淫門

漢趙飛燕乃禍水滅火

鴻嘉三年。初許皇后與班婕妤。皆有寵於成帝。成帝嘗遊後庭。欲與婕妤同輦。載。婕妤辭曰。觀古圖畫。賢聖之君。皆有名臣在側。三代末主。乃有嬖妾。今欲同輦。得無近似之乎。成帝善其言而止。太后聞之。喜曰。古有樊姬。今有班婕妤。班婕妤進侍者。李平得幸。亦爲婕妤。其後成帝微行。過陽阿主家。悅歌舞者。趙飛燕。召入宮。大幸。有女弟。復召入。姿性尤醜粹。左右見之。皆嘖嘖嗟賞。有宣帝時。披香博士。淖方成。在成帝後。唾曰。此禍水也。滅火必矣。

班伯諫成帝宴飲集中

永始二年。成帝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。皆引滿舉白。談笑大噱。時乘輿幄坐。張畫屏風。畫紂醉踞妲己。作長夜之樂。侍中光祿大夫斑伯久疾新起。成帝顧指畫而問伯曰。紂爲無道。至於是虜。對曰。書云。乃用婦人之言。何有踞肆於朝。所謂衆惡歸之。不如是之甚者也。成帝曰。苟不若此。此圖何戒。對曰。沈湎于酒。微子所以告去也。式號式譟。大雅所以流連也。詩書淫亂之戒。其原皆在於酒。成帝乃喟然歎曰。吾久不見斑生。今日復聞謹言。

吳王游華里

晉泰始八年。吳王之游華里也。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。左將軍留平。密謀曰。若至華里不歸。社稷事重。不得不自還。吳王頗聞之。因會以毒酒飲彧等。中書令賀邵上疏諫曰。自頃年以來。朝列分錯。真僞相貿。是以正士摧方。而庸臣苟媚。先意承指。各希時趣。人執反理之評。士吐詭道之論。遂使清流變濁。忠臣結舌。陛下處九天之上。隱百里之室。言出風靡。令行景從。親洽寵媚之臣。日聞順意之辭。將謂此輩實賢。而天下已平也。臣聞興國之君。樂聞其過。荒亂之主。樂聞其譽。聞其過者。過日消而福臻。聞其譽者。譽日損而禍至。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。黜善士以迎諫口。杯酒造次。死生不保。仕者以退爲幸。居者以出爲福。誠非所以保光洪緒。熙隆道化也。今國無一年之儲。家無經月之畜。而後宮之中。坐食者萬有餘人。又北敵注目。伺國盛衰。長江之限。不可久恃。苟我不

能守。葦可抗也。願陛下豐基彊本。割情從道。則成康之治。興聖祖之祚隆矣。吳主深恨之。

武帝選女備六宮

九年。詔選公卿以下女。備六宮。有蔽匿者。以不敬論。采擇未畢。權禁天下嫁娶。武帝使楊后擇之。后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。武帝愛卞氏女。欲留之。后曰。卞氏三世后族。不可屈以卑位。武帝怒。乃自擇之。中選者以絳紗繫臂。公卿之女。爲三夫人。九嬪。二千石將校女。補良人以下。

武帝遊宴掖庭

太康二年。詔選孫皓宮人。五千人入宮。武帝旣平吳。頗事遊姿。怠於政事。掖庭殆將萬人。常乘羊車。恣其所之。至便宴寢宮。人競以竹葉挿戶。鹽汁灑地。以引帝車。而后父楊駿及弟珧。濟始用事。交通請謁。執傾內外。時人謂之三楊。舊臣多被踈退。山濤數有規諷。武帝雖知而不能改。

東晉武帝以酣歌爲事

太元十四年。初武帝旣親政事。威權已出。有人主之量。已而溺於酒色。委事於琅邪王道子。道子亦嗜酒。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。又崇尚浮屠。窮奢極費。所親暱者皆妣姆僧尼。左右近習。爭弄權柄。交通請託。賄賂公行。官賞濫雜。刑獄謬亂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。歎曰。好家居。織兒欲撞壞之邪。

武帝流連內殿

二十一年。武帝嗜酒。流連內殿。醒治旣少。外人罕得進見。張

貴人寵冠後宮。後宮皆畏之。武帝與後宮宴。妓樂盡侍。時貴人年近三十。帝戲之曰。汝以年亦當廢矣。吾意更屬少者。貴人潛怒。向夕。武帝醉。寢於清暑殿。貴人徧飲宦者酒。散遣之。使婢以被蒙帝面。弑之時。太子闇弱。會稽王道子昏荒。遂不復推問。

宋廢帝為山陰公主置左右三十人

泰始元年。山陰公主。廢帝姊也。適駙馬都尉。公主尤淫恣。嘗謂帝曰。妾與陛下。男女雖殊。俱託體先帝。陛下六宮萬數。而妾唯駙馬一人。事太不均。廢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。進爵會稽郡長公主。秩同郡王。吏部郎褚淵貌美。公主就帝請以自侍。廢帝許之。淵侍公主十日。備見逼迫。以死自誓。乃得免。

王后以扇障面

六年。明帝宮中大宴。裸婦人而觀之。王后以扇障面。明帝怒曰。外舍寒乞。今共為樂。何獨不視。后曰。為樂之事。其方自多。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為笑。外舍之樂。雅異於此。明帝大怒。遣后起。后兄景文聞之曰。后在家劣弱。今段遂能剛正如此。

齊鬱林王狂縱日甚

建武元年。鬱林王自山陵之後。即與左右微服。遊走市里。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。擲塗賭跳。作諸鄙戲。極意賞賜。左右動至百數十萬。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。齊庫亦出三億萬。金銀

布帛不可勝計。鬱林王卽位。未朞歲。所用垂盡。入王衣庫。令何后及寵姬。以諸寶器相投。擊破碎之。用爲笑樂。蒸於世祖。幸姬霍氏。朝事大小。皆決於西昌侯鸞。鸞數諫爭。鬱林王多不從。心忌鸞。欲除之。蕭湛蕭坦之爲世宗所知。鬱林王以二人祖父舊人。甚親信之。坦之得出入後宮。鬱林王褻狎宴遊。坦之皆在側。鬱林王醉後。常裸袒。坦之輒扶持諫諭。何后亦淫泆私於鬱林王左右。楊珉與同寢處。如伉儷。又與帝相愛狎。故帝恣之。迎后親戚入宮。以耀靈殿處之。齋閣通夜洞開。外內淆雜。無復分別。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。誅珉。鬱林王不得已。許之。蕭湛蕭坦之見鬱林王狂縱日甚。無復悔改。恐禍及已。乃更回意附鸞。勸其廢立。陰爲鸞耳目。鬱林王不之覺。

北齊主逼通李后

陳天嘉三年。齊主還鄴。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。若不從我。我殺爾兒。后懼。從之。旣而有娠。太原王紹德至閣。不得見。愠曰。兒豈不知邪。姊腹大。故不見兒。后大慙。由是生女。不舉。帝橫刀詬曰。殺我女。我何得不殺爾兒。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。后大哭。帝愈怒。裸后亂糞之。后號天不已。帝命盛以絹囊。流血淋漓。投諸渠水。良久乃蘇。犢車載送妙勝寺爲尼。

陳君臣酣歌自夕達旦

至德二年。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。結綺。望仙三閣。各高數十丈。連延數十間。其牕牖壁帶。縣楣欄檻。皆以沈檀爲之。

飾以金玉。間以珠翠。外施珠簾。內有寶牀寶帳。其服玩瑰麗。近古所未有。每微風暫至。香聞數里。其下積石爲山。引水爲池。雜植奇花異卉。長城公自居臨春閣。張貴妃居結綺閣。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。並複道交相往來。又以宮人有文學者。爲女學士。僕射江總雖爲宰輔。不親政務。日與都官尚書孔範。散騎常侍王瑳等。文士十餘人。侍長城公遊宴後庭。無復尊卑之序。謂之狎客。長城公每飲酒。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。互相贈答。采其尤豔麗者。被以新聲。選宮女千餘人。習而歌之。分部迭進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。臨春樂等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。君臣酣歌。自夕達旦。以此爲常。文武解體。以至覆滅。

隋煬帝巡遊有四道場

大業六年。煬帝臨朝凝重。發言降詔。辭義可觀。而内存聲色。其在兩都及巡遊。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。謂之四道場。煬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。盛陳酒饌。敕燕王倓與葉鉅。宇文鼎及高祖嬪御。爲一席。僧尼道士女官。爲一席。煬帝與諸寵姬。爲一席。略相連接。罷朝。卽從之宴飲。更相勸侑。酒酣殺亂靡所不至。以是爲常。楊氏婦女之美者。往往進御。鼎出入宮掖。不限門禁。至於妃嬪公主。皆有醜聲。煬帝亦不之罪也。

唐中宗命宮女與公卿交易

景龍三年。命宮女爲市肆。公卿爲商旅。與之交易。因爲忿爭。言辭褻慢。中宗與后臨觀爲樂。

韋后淫亂干預國政

景雲元年。中宗御梨園毬場。命文武三品以上。擲毬。及分朋拔河。韋巨源。唐休璟。衰老。隨絙踣地。久之不能興。中宗及皇后。妃主臨觀。大笑。初。則天之世。長安城東隅。民王純家。井溢。浸成大池。數十頃。號隆慶池。相王子五王。列第於其北。望氣者言。常鬱鬱有帝王氣。比日尤盛。中宗幸隆慶池。結綵爲樓。宴侍臣。泛舟戲象。以厭之。許州司兵參軍欽融。上言。皇后淫亂。干預國政。宗族彊盛。安樂公主。武延秀。宗楚客。圖危宗社。中宗默然。宗楚客矯制。令飛騎撲殺之。楚客大呼稱快。中宗雖不窮問。意頗快快不悅。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。

楊貴妃洗祿兒

天寶十載。祿山生日。上及貴妃。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。後三日。召祿山入禁中。貴妃以錦繡爲大襦。裯裹祿山。使宮人以綵輿舁之。明皇聞後宮喧笑。問其故。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。明皇自往觀之。喜。賜貴妃洗兒金銀錢。復厚賜祿山。盡歡而罷。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。或與貴妃對食。或通宵不出。頗有醜聲聞於外。明皇亦不疑也。

穆宗過公除卽事聲色

元和十五年。穆宗甫過公除。卽事遊畋聲色。賜與無節。九月。欲以重陽大宴。拾遺李珣。帥其同僚上疏曰。伏以元朔未改。園陵尚新。雖陛下就易月之期。俯從人欲。而禮經著三年之制。猶服心喪。遵同軌之會。始離京。告遠夷之使。未復命。遏密

弛禁。蓋為齊人。合讌內庭。事將未可。穆宗不聽。

後梁太祖亂張宗奭婦女

乾化元年。太祖避暑於張宗奭第。亂其婦女。殆徧。宗奭子繼祚。不勝憤耻。欲弑之。宗奭止之曰。吾家頃在河陽。為李罕之所圍。啗木屑以度朝夕。賴其救我。得有今日。此恩不可忘也。乃止。

蜀主以韓昭等為狎客

後唐同光元年。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。內皇城使潘在迎。武勇軍使顧在珣。為狎客。陪侍遊宴。與宮女雜坐。或為豔歌相唱和。或談嘲謔。浪鄙俚褻慢。無所不至。蜀主樂之。時樞密使宋先嗣等專斷國事。恐為威虐。務徇蜀主之欲。以盜其權。宰相王鐸。庾傳素等。各保寵祿。無敢規正。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。酒酣。嘉王宗壽乘閒極言社稷將危。流涕不已。韓昭潘在迎曰。嘉王好酒悲。因諧笑而罷。

南漢知莊宗驕淫不足畏

三年。漢主聞莊宗滅梁而懼。遣宮苑使何詞入貢。且覘中國彊弱。詞至魏。及還。言莊宗驕淫無政。不足畏也。漢主大悅。自是不復通中國。

蒲禹卿諫蜀主遊秦州

蜀安重霸勸王承休。請蜀主東遊秦州。承休到官。即毀府署。作行宮。大興力役。強取民間女子。教歌舞。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。又獻花木圖。盛稱蔡州山川土風之美。蜀主將如秦

州羣臣諫者甚衆。皆不聽。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。其略曰。先帝艱難創業。欲傳之萬世。陛下少長富貴。荒色惑酒。秦州人雜羌胡。地多瘴癘。萬衆困於奔馳。郡縣罷於供億。鳳翔又爲仇讎。必生釁隙。唐國方通歡好。恐懷疑貳。先皇未嘗無故盤游。陛下率意頻離宮闕。秦皇東狩。鑿駕不還。煬帝南巡。龍舟不返。蜀都疆盛。雄視鄰邦。邊亭無烽火之虞。境內有腹心之疾。百姓失業。盜賊公行。昔李勢屈於桓温。劉禪降於鄧艾。山河險固。不足憑恃。韓昭謂禹卿曰。吾收汝表。俟王上西歸。當使獄吏字字問汝。王承休妻嚴氏笑。蜀主私焉。故銳意欲行。

閩王荒淫無度

後晉天福七年。閩鹽鐵使李仁遇。閩王曦之甥也。年少美姿容。得幸於曦。以仁遇李光準並同平章事。曦荒淫無度。嘗夜宴。光準醉忤旨。命執送都市斬之。吏不敢殺。繫獄中。明日視朝。召復其位。是夕又宴。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。吏拂榻待之曰。相公昨夜宿此。尚書勿憂。醒而釋之。它日又宴。侍臣皆以醉去。獨維岳在。曦曰。維岳身甚小。何飲酒之多。左右或曰。酒有別腸。不必長大。曦欣然命粹維岳下殿。欲剖視。有酒腸。或曰。殺維岳。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。乃捨之。

南漢晉王以聲伎說主意

八年。漢殤帝驕奢。不親政事。高祖在殯。作樂酣飲。夜與倡婦微行。僮男女而觀之。左右忤意。輒死。無敢諫者。常猜忌諸第。

每宴集。令宦者守門。羣臣宗室皆露索。然後入。晉王弘熙欲圖之。乃盛飾聲伎。娛悅其意。以成其惡。漢王好手搏。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。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。習手搏於晉府。漢王聞而悅之。與諸王宴于長春宮。觀手搏。至夕罷宴。漢王大醉。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王。因拉殺之。

齊王居喪奏女樂

開運元年。齊王居喪暮年。卽於宮中奏細聲女樂。及出師。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。和以羌笛。擊鼓歌舞。曰。此非樂也。百官表請聽樂。詔不許。

齊王調鷹不見桑維翰

三年。李穀自書密奏。具言大軍危急之勢。請車駕幸滑州。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。及發兵守澶州河陽。以備虜之奔衝。杜威奏請益兵。詔悉發守宮禁者。得數百人赴之。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。祚等還。爲契丹所獲。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。時宿衛兵皆在行營。人心慄慄。莫知爲計。開封尹桑維翰。以國家危在旦夕。求見帝言事。齊王方在苑中調鷹。辭不見。又詣執政言之。執政不以爲然。退謂所親曰。晉氏不血食矣。

後漢王好爲醜語

乾祐二年。三叛旣平。隱帝浸驕縱。與左右狎暱。飛龍使臣贊茶酒使郭允明。以諂媚得幸。隱帝好與之爲度。辭醜語。太后屢戒之。隱帝不以爲意。太常卿張昭上言。宜親近儒臣。講習

經訓不聽

轉不具。又請... 禁... 不以... 桑... 兩... 聚... 風... 新...

微行門

漢成帝自稱富平侯家人

鴻嘉元年。成帝始為微行。從期門郎。或私奴十餘人。或乘小車。或皆騎。出入市里郊野。遠至旁縣。甘泉長楊五柞闕雞走馬。常自稱富平侯家人。富平侯者。張安世四世孫放也。放父臨。尚敬武公主。生放。放為侍中中郎將。娶許皇后女弟。當時寵幸無比。故假稱之。

楊秉諫。相帝私出。繫遊。

元嘉元年。相帝微行。幸河南尹梁胤府舍。是日大風拔樹。晝昏。尚書楊秉上疏曰。臣聞天不言語。以災異譴告。王者至尊。出入有常。警蹕而行。靜室而止。自非郊廟之事。則鑿旗不駕。

故諸侯入諸臣之家。春秋尚列其誠。況於以先王瀆服。而私出槃游。降亂辱卑。等威無序。侍衛守空宮。璽綬委女妾。設有非常之變。任章之謀。上負先帝。下悔靡及。相帝不納。

晉元帝為津吏所拘

永興元年。太弟穎。怨東安王繇。前議收繇殺之。初。繇兄琅邪。恭王覲薨。子睿嗣。睿沈敏有度量。為左將軍。與參軍王導。善導識量清遠。以朝廷多故。每勸睿之國。及繇死。睿從惠帝在鄴。恐及禍。將逃歸。穎先敕諸關津。無得出貴人。睿至河陽。為津吏所止。從者宋典。自後來。以鞭拂睿而笑曰。舍長官。禁貴人。汝亦被拘邪。吏乃聽過。至洛陽。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。

宋蒼梧王數出微行

昇平元年。初。蒼梧王在東宮。好緣漆帳竿。去地丈餘。喜怒乖節。王帥不能禁。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。及即帝位。內畏太后太妃。外憚諸大臣。不敢縱逸。自加元服。內外稍無以制。數出遊行。始出宮。猶整儀衛。俄而弃車騎。帥左右數人。或出郊野。或入市廛。太妃每乘青犢車。隨相檢攝。既而輕騎遠走。一二十里。太妃不復能追。儀衛亦懼禍。不敢追尋。唯整部伍。別在一處。瞻望而已。初。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。已復迎還。生帝。故帝每微行。自稱劉統。或稱李將軍。常著小袴衫。營署巷陌。無不貫穿。或宿客舍。或晝卧道傍。排突廝養。與之交易。或遭慢辱。悅而受之。凡諸鄙事。裁衣作帽。過目則能。未嘗吹篪。執管便韻。及京口既平。驕恣尤甚。無日不出。夕去晨

返晨出暮歸。從者並執鋌矛。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。逢無免者。民間擾懼。商販皆息。門戶晝閉。行人殆絕。鉞椎鑿鋸不離左右。小有忤意。卽加屠割。一日不殺。則慘然不樂。殿省憂惶。食息不保。

唐崔皎諫中宗微服外遊

神龍元年。中宗數微服。幸武三思第。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。國命初復。則天皇帝在西宮。人心猶有附會。周之舊臣。列居朝廷。陛下柰何輕有外遊。不察豫且之禍。中宗洩之。三思之黨切齒。

私謁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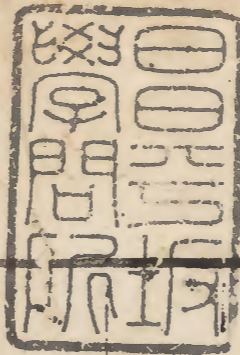
韓昭侯不聽申子之謁

周顯王十八年。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。申不害者。鄭之賤臣也。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。昭侯用爲相。內修政教。外應諸侯。十五年。終申子之身。國治兵彊。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。不許。申子有怨色。昭侯曰。所爲學於子者。欲以治國也。今將聽子之謁。而廢子之術乎。已其行子之術。而廢子之請乎。子嘗教寡人脩功勞。親次第。今有所私求。我將奚聽乎。申子乃辟舍請罪。曰。君真其人也。

唐宋璟拒武三思干朝政

神龍元年。中宗嘉宋璟忠直。累遷黃門侍郎。武三思嘗以事

和言門
金鑑類卷之三
屬璟璟正色拒之曰。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。何
得尚干朝政。獨不見產祿之事乎
四十一



通鑑總類卷之三終

文化乙丑

